

从历史中 我们能学到 什么

处世智慧，公司战略，用人之道……
历史从未如此贴近生活

陶短房 著



从历史中
我们能学到什么

陶短房
著

中華書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从历史中我们能学到什么/陶短房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 2014. 6

ISBN 978 - 7 - 101 - 10108 - 9

I. 从… II. 陶…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80474 号

书 名 从历史中我们能学到什么

著 者 陶短房

责任编辑 陈小远 徐卫东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
版 次 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1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 7 $\frac{3}{4}$ 插页 2 字数 100 千字

印 数 1 - 6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10108 - 9

定 价 25.00 元

陶短房

知名专栏作家、时事评论家，非洲问题专家，不戏说的历史作家，学院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者，常被各路网友视为异类、扣帽子的“微博帽子王”，前混迹非洲的茶叶贩子兼布贩子。

洛书河图：文明的造型探源 阿城 著

国人辩论的表情 梁晓声 著

原来 梁晓声 著

中国人，你缺了什么 梁晓声 著

建筑的意境 萧默 著

旧日红 董桥 著

四时山色 林行止 著

蓝天作镜 刘绍铭 著

寻他千百度 金庸 著

羊吃草 西西 著

万历十五年（增订纪念本） 黄仁宇 著

现代中国的历程 黄仁宇 著

故宫藏美 朱家溍 著

烟云过眼 张伯驹 著

古人的文化 沈从文 著

山月记〔日〕 中岛敦 著 韩冰 孙志勇 译

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 宋石男 著

让良知自由：王阳明自画像 赵柏田 著

小天堂 陶短房 著

在黑夜遇见历史 魏风华 著

走神 连岳 著



中华书局新浪微博



中华书局微信

责任编辑：陈小远 徐卫东

封面设计：A.Q.

OPEN

风 度 阅 读

书 传 递 灵 魂

生活离不开历史

青溪

可以说，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历史记载传统，对历史最尊重、最重视的国家。其对历史的记录不仅时间跨度长，数千年连绵不绝书，自传说时代至今长达五千年，从有确切纪年的共和元年（前 841）开始算起，也有两千八百五十多年之久，而且内容精确详细，体裁丰富，既有编年体、纪传体，又有国别体、纪事本末体等不同体裁，互为补充，相得益彰。与历史学不在西方文明中占主流地位相反，中国将“史”列为四种基本学科分类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之一，“太史寮”在王朝时代早期，甚至和行政机构“卿事寮”并列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。后来权力地位虽然下降，但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，和“帝王生前不得看本朝历史”的规矩，仍赋予历史无声的强大力量。“以史为鉴，可知兴替”、“通

鉴所以资治”，更是上至帝王，下至平民百姓公认的格言和信条。

人们也许会说，当下和历史已经不同了，今天的人们，还需要借鉴过去么？正如哲人所言，学习历史可以让人更明达，当下的人们，还是能从历史中借鉴到宝贵的经验、教训。历史有两个主要的作用：一是通过研究历史可以发现一些现象的成因，尤其是文化现象；二是帮助解决当下问题。正如梁启超说的：“史者何？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，校其总成绩，求得其因果关系，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。”

或许因为是女生的缘故，我本不是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，但出生在史学积淀深厚的六朝古都，又有缘在少年时代便进入当地颇富文史传统的学校，有幸得名师耳提面命，也算多少窥得史学门径，知悉一点皮毛。陶短房和我师出同门，但接触和研究历史的时间更早，机缘更巧，据我所知，大约从小学三四年级起他就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历史了。记得先师曾说过，陶短房对历史的爱好发自肺腑，对历史元素的汲取则触类旁通，并非“死抠字纸”的索引派，而是特别擅长鉴古知今，借古喻今，把“死去”的历史，和鲜活的现实联系起来。他的另一个特长，则是深入浅出，把原本晦涩难懂、佶屈聱牙的历史典故，演绎成既有趣易懂、又不背离本意的一个个故事，让原本冷冰冰的故典，在他口中、笔下生动、鲜活起来。

谈及历史，诸如“古老、严肃、晦涩、难懂”等字眼或许立刻会浮现在大家头脑中，不错，很多史书使用文言，为今人阅读造成一定困难，致使很多人从心理上拒史书于千里之外；有时即便读了，由于对历史背景不甚了解，也难读出历史赋予当代的意义；还有些人过犹不及，过于拘泥故典而不知变通，导致食古不化。历史，本该是既有趣、又好懂的“亲民”的东西。

事实上，骨子里，大家对历史，对历史掌故和故事，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兴趣，这从昔日充满历史元素的戏曲、小说、评书，和今日无数历史题材的电影、历史故事连续剧大受观众热捧的现象，便可窥一斑。其实，历史并不乏趣味，也绝非天生曲高和寡，只是能把历史写得“字字有来处”固已很难，把历史写得生动浅白，让更多人觉得能读、易读、爱读，就更不易。现实生活中，前一类优秀历史读物弥足珍贵，后一类“文不甚深、语不甚俗”的、通俗易懂的版本同样有其独到价值。陶短房以其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渊博的历史知识，使读者轻易跨越了古文的障碍，直接进入故事精髓，并结合当下社会情况，将一个个原本有趣、有借鉴价值，却不免晦涩难懂的历史故事，用人人都能读懂的最通俗的语言重新诠释，是有其独到之处的。

和陶短房相识逾二十年，但其间因工作变动和移民关系失联了很多年，直至不久前在温哥华街头偶遇。他要出这本书，希望

我能为他作序。我自觉离开中文环境太久，对历史又不甚精通，虽觉责无旁贷，却诚惶诚恐不敢答应。他自言已写了几个自序，感到人最难做到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做手术，因此希望找到另一双“了解自己的眼睛”。因为我们对彼此的志趣、爱好和学识有较深刻了解，他觉得我是很适合做这双眼睛的人，我也就不便再作推托了。

个人觉得，《从历史中我们能学到什么》这本书不论从趣味性、知识性、时效性，还是从“接地气”的程度而言，都是本可读性很强的书，对当今不同层次的读者，都该会有一定的价值和吸引力。

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贝内德托·克罗齐说：“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。”其实，历史是古人的今天，今天是后世的历史；历史是书写中的生活，生活是正书写的历史。陶先生这本《从历史中我们能学到什么》，严格说并非是一本“历史读物”，而是一组结合当下、借古鉴今，探讨时事的“今天的文章”，对我们的生活不无指导意义，尤其书中涉及到很多经济题材的镜鉴，对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当代人，也会有特别意义吧。

2014年3月，于北美加拿大

目 录

生活离不开历史 / 1

帝王公司的“黄金比例” / 1

关键看与谁争利 / 9

究竟该“分”还是该“合” / 17

生杀予夺 下放不得 / 25

干股：派发得起么 / 33

锥子和布口袋 / 41

用人要用合拍的人 / 49

越是亲人越慢待？ / 57

当属下有意跳槽时 / 65

怎样对待特殊的“客人” / 73

让“小弟”为你脸上贴金 / 81

用好你的“会计” / 89

上哪儿去聘你要的人才 / 97

用好“职业经理人” / 105

怎样用好“不求人的人” / 113

信任也是一门学问 / 121

城市中心的“圈圈” / 129

您需要怎样的“楼船” / 135

“标志性工程”要量力而行 / 143

让大家都忙起来 / 151

什么碗筷对付什么米 / 159

有多大锅 做多少饭 / 167

谁是“与治天下者” / 175

怎样才能“下得来台” / 183

首恶不究 胁从必问? / 191

怎样让大家和你一起“放火” / 199

多问身前 少管身后 / 207

低头求生存的学问 / 215

别让人知道您喜欢什么 / 223

您会做“普通领导”么 / 231

帝王公司的“黄金比例”

如果说共和制的国家堪比一个上市公司，那么君主政体便仿佛是不上市的家族制企业。大事都是股东说了算，但前者的股东很多，而且姓张王李赵，什么的都有，后者就不同了，“家天下”么，惟有自家人才能“持股”。即便到了当今，大多数尚存的君主制国家都已经立宪，但王位承袭这类王室内部的的事，仍然还是“原始股股东”们内部的事。

要说起来，其实封建王朝比现代国家更像公司，因为现代国家讲究平等、平权，而帝王时代的“选举”和公司一样，不是一人一票，而是一股一票，“大股东”说话才最有分量。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，封建王朝的大股东自然是皇帝本人，他所朝思暮想的，也正是怎样用最小的成本，把整个“公司”

尽可能牢牢地控制住。

当代许多大型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本身持股很少，只占总股本的 10%、5%，甚至更低，但他们却能牢牢把握公司走向，奥妙就在于摊薄股份，让尽可能多的小股东持股。这样一来，每个小股东的威胁，就小到可以忽略不计，大股东无需更多资金占用，就可以将公司全盘掌控。这招在古代王朝中也用得溜熟——而且不用等到汉朝景帝、武帝父子的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，早在西周建国、甚至更早就已经用上了。

按照史料记载，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国有几十个之多，加上原本就存在、西周政权追认的旧邦国，总数有说上千的。这些诸侯国除了个别，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，面积不过今天中国的 1/6 左右。可以说，一个“国”比今天一个县大不了多少。这样的“股权摊薄”，每个小“股东”的活动能量，和王权相比，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：且不说财力，就拿军力而言，西周时代“上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下国一军”，一个军的编制人数按照《周礼》是 12500 人，但从考古学的考据结合实际可以推断，实际上应只有 3000 人左右，称为“师”，也就是说，即便是“上国”，兵力也不足万人，而这样的“上国”在西周时代如凤毛麟角，当时国力较强或爵位较尊贵的鲁国、宋国、齐国、晋国等，都只有“二军”，或干脆只有“一军”。

反观“大股东”周天子有多少人马？《周礼》中记载称，周成王时代，周天子就有驻扎首都丰镐（今天西安一带）的“西六军”，和驻扎洛邑（今天洛阳一带）的“东八军”，一共 14 个军。到了周穆王时，“东八军”经常被调入关中，和“西六军”一起投入对西北、北方游牧民族的攻防战，于是又在洛邑重新建立了“新东八军”，总兵力增加到 22 个军。不管西周时的最高编制究竟是“军”还是“师”，“大股东”周天子对任何一个“小股东”——诸侯的兵力优势都至少是近 5 倍，最多的竟达 22 倍。而据先秦史料记载，周初所号称的“千国”，最大的不过方圆 100 里，人口 9 万左右。周天子的 14 个军按最少编制计算也有 4.2 万人，说是“泰山压顶”怕丝毫不为过。

后世的“股权摊薄”也大抵照方抓药。宋朝曾有学者总结“大小股东”力量对比的奥秘，指出“黄金比例”应该是“以京师之力可以制强藩镇，合天下之众可以制京师”。也就是说，“大股东”朝廷对任何一方诸侯都应该具有摧枯拉朽的压倒优势，而倘若天下诸侯合兵一处，则应该可以反压对朝廷的强势。之所以要这样设计，是担心一旦朝廷中枢发生突变，可以借助地方势力的联手“勤王”扭转局面。而这样的设计也的确不是多余的：南朝刘宋太子刘劭曾发动宫廷政变，杀死父亲宋文帝刘义隆，控制全部“台军”（中央军），幸亏按“黄金比例”配置的各地驻军刘骏、

刘诞等部迅速集结，才将叛乱迅速讨平。南宋那个著名的“逃皇帝”高宗赵构，也曾被近卫军将领苗傅、刘正彦发动政变，逼迫退位。多亏韩世忠、刘光世、张浚等各地驻军的合力足以压倒叛乱的“赤心军”，才总算翻盘成功。

其实“诸侯”的概念未必就是诸侯国，地方驻军之类的非中央势力，都可以算作这种“小股东”。而中国帝王时代的中枢，也常常沿袭这样的“黄金比例”，如汉魏的“中外兵”，宋代的禁军和厢军，清代的京营八旗、驻防八旗和绿营，清末的北洋六镇和外省新军，等等。

然而这个“黄金比例”往往很难被长久维持，最终总会从平衡到失衡，甚至彻底翻船。

在现代大型企业中，尽管由于股权分散，大股东只需控制极少的股权，便可掌控整个公司的命门。但他们毕竟在明处，商战中被躲在暗处的觊觎者冷不防搞个恶意收购，换庄成功者不知凡几。因此只要有可能，大股东们都会刻意多控制一些股权，给自己留一条防守的缓冲地带。同样，“大股东”皇帝拥有的权力、占有的资源实在太丰富，出于自卫心理，他们往往觉得，这种“相对股权优势”并不保险，一旦“小股东”们真的合伙翻脸，自己的好日子或许就算过到头了。因此他们只要一有条件，就会打出“勤王”、“削藩”、“强干弱枝”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，